



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经典童话 127

# 兔子坡

[美] 罗伯特·劳森 著  
陆剑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经典童话 177

# 兔子坡

〔美〕罗伯特·劳森 著  
陆剑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兔子坡/(美)劳森著;陆剑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经典童话)  
ISBN 978-7-5321-4866-0

I. ①兔… II. ①劳… ②陆… III. ①童话—美国—  
现代 IV. ①I71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6843 号

丛书策划:黄育海 陈 征  
项目统筹:姜逸青 韩伟国  
徐如麒 尚 飞  
责任编辑:谢 锦  
选题策划:尚 飞  
装帧设计:董红红 高静芳

### 兔子坡

[美]罗伯特·劳森 著

陆 剑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总经 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25 字数 80,000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4866-0/I·3811 定价:18.00元

## | 总序 |

# 让经典阅读进入语文教育和家庭教育

◎ 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

什么叫语文教育？就是爱读书、爱写作、爱思考的老师们带领着一批爱读书、爱写作、爱思考的学生一起读书、写作、思考，并在这一过程中享受快乐，来感受到人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觉得这就是语文教育，就是读、写和思考——所以，“阅读”在教育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通过读书，青少年从原来一个本能的人变成一个文化人，由一个自在的人变为一个自为的人，人的成长就是通过读书来成长的。作为学校教育的阅读，不同于社会教育阅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经典阅读”。我经常讲一句话，我们要把整个民族和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品给我们孩子，这个精神食品就指经典。因为经典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让孩子从小接触经典，也

就是让他站在巨人肩膀上，站在人类精神高地上，对他一辈子发展至关重要。

现在的阅读，特别是经典阅读，某种程度上是陷入困境的。经典阅读其实遇到两方面挑战，一方面是应试教育挑战，另一方面是网络的挑战。网络阅读当然有它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不可否认。但是网络阅读有两个弱点：第一个弱点，它的阅读是“非个性”的，是一个群体的阅读，是炒作的阅读；另外一个弱点是不能进行深度阅读。而“个性化阅读”和“深度阅读”是经典的特点。所以我们强调阅读经典，既是教育本质所决定，也是当下中国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决定我们必须读经典阅读。

经典阅读分两类，首先是阅读原典。但是青少年阅读原典有一定困难，而且还有时间问题，因此经典的改写就有非常大的意义——它是一个桥梁，是一个引路人，当然这个“引路人”必须是高手。

这些年我提倡经典，跟许多老师讨论过现在孩子阅读经典适合的时间段：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初中一年级、二年级，孩子有四年时间。因为三四年级太小了，到初三要应试了。这是一段珍贵的时间。而且根据我的接触，在这四个年级里面的老师有很高的积极性，他们毕竟离应试教育有一点点距离，因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来推动学生阅读。所以我希望家长、教师都能抓住这段时间，挑选名家改写的经典读本，让孩子能够亲近名著，让经典阅读进入语文教育和家庭教育。

## 兔子坡

第一章	新邻居要来啦	1
第二章	兔妈妈的担忧	17
第三章	小乔治唱歌	25
第四章	阿那达斯叔叔	42
第五章	钉子户波奇	52
第六章	搬家车	60

第七章 读书读书,越读越笨	66
第八章 威利的惊魂夜	78
第九章 分食之夜	87
第十章 乌云笼罩兔子山	95
第十一章 拉锯战	103
第十二章 人人吃个饱	111



## 第一章 新邻居要来啦

“新邻居要来啦。”这个消息让兔子山像炸开了锅一样整个沸腾起来。所有动物都在兴奋地讨论这个好消息，嘀嘀咕咕、唧唧喳喳、窃窃私语在每个角落响起。“新邻居要来啦。”这句话一遍又一遍回荡在兔子山。





小乔治蹦蹦跳跳地冲进兔子窝。“新邻居要来啦，”他气喘吁吁地喊出这个好消息，“爸爸，妈妈，新邻居要来啦，新邻居要搬进大房子啦！”

兔妈妈正在搅和稀汤，她抬起头来说道：“嗯，大房子的新邻居来得正是时候，正是时候。但愿他们不像以前那些好吃懒做的家伙，真希望他们能种点儿东西出来。三年了，我们这儿连个像模像样的菜园也没有。储备过冬的粮食从来都不够，去年冬天更是糟糕透顶。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万一他们不是庄稼人，这日子可怎么过啊？食物越来越少，除了十字路口那家胖男人的店，没有其他地方能弄到蔬菜，每天得两次穿过布莱克街才能到那儿，胖男人还养了一群看门狗。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真是爱操心的兔妈妈。

“亲爱的，”兔爸爸打断兔妈妈的话，“试着乐观点儿吧。小乔治带来的这条消息可能预示着一个美好而富足时代的到来。不过，我最好还是先去附近散会儿步，亲自确认一下这则喜讯。”兔爸爸是来自南方的绅士，说起话来总是这样拿腔拿调、咬文嚼字的。

兔爸爸走过荒废许久的菜园，高大的砖头房子在黄昏中



若隐若现，神秘而孤独。窗户里没有灯光，四周连个人影都没有，看起来阴森森的。屋顶的木瓦翘了起来，日益朽烂的百叶窗歪歪斜斜地耷拉下来。人行道和车道上长满了高高的、枯萎的杂草，微风吹过，沙沙作响。在这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的季节，这里看起来更加压抑。

兔爸爸伤感地回忆起兔子山曾经的样子。那时候，草坪上长满了浓密可口的青草，田野中随处可见三叶草，菜园里的蔬菜多得吃不完。他和兔妈妈还有许许多多兔宝宝过着



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所有小动物都过着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那时候，住在大房子里的都是好人，孩子们也是。晚上，孩子们会和他们玩捉迷藏游戏。当黄鼠狼宝宝从妈妈身后一个个钻出来，排成一路纵队，大摇大摆地穿过草坪时，孩子们高兴地大呼小叫。那时候，大房子里还有一只西班牙猎犬，她又老又胖，喜欢和土拨鼠斗嘴，吵个没完没了，却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不仅如此，她还捡到过一只迷路的小狐狸，好心地给小狐狸喂奶，与自己的小狗崽一起抚养。那只小狐狸是现在这只狐狸的叔叔还是爸爸？他记不清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后来兔子山的苦日子就降临了。好邻居们搬走了，新来的家伙又小气又懒惰，一点都不替别人着想。田野被漆树、野莓、毒叶藤霸占，草坪成了蟹草和杂草的天下，菜园也消失了。去年秋天，坏邻居也走了，只留下空荡荡的房子，废弃的黑色窗户，窗帘在冬天的暴风雨中啪啪地飘来荡去。

兔爸爸经过工具房，那时候饥饿的田鼠总能靠一袋袋种子和鸡饲料填饱肚子。工具房已经空置了很多年，寒冷、艰苦的冬季，每粒食物渣子都被搜了出来。自那以后，再也没

有动物来过这里。

土拨鼠波奇正在旁边的草地上，狼吞虎咽地翻吃稀稀拉拉、一块一块的草皮。他的皮毛被虫子咬得破破烂烂的，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一点儿也不像去年秋天那个走路都会摇摇摆摆的小胖子，那时候他还拼命挤进窝里冬眠呢。现在的波奇好像要将冬眠耽误的时间给补回来，一个劲儿猛吃。咔嚓咔嚓每吃一大口，他都会昂起小脑袋，四下里瞅瞅，哼哼唧唧地发发牢骚，然后咔嚓咔嚓再吃一大口，这就让他的牢骚听起来也是断断续续的。“瞧瞧这草地，”波奇嘟哝，“瞧瞧这草地——咔嚓咔嚓——一片三叶草的叶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蟹草和鹅肠草——咔嚓咔嚓——新邻居要来啦——咔嚓咔嚓——来得正是时候……”当兔爸爸礼貌地和波奇打招呼的时候，他停下来坐得直直的。

“晚上好，波奇，晚上好。能够在这里看到你我感到十分高兴。相信你一定度过了一个舒适而放松的冬天。在这个愉快的春日夜晚，你的身体肯定棒极了。”

“不知道，”波奇咕哝，“我想身体还行吧，肉都掉光了，就吃这些该死的东西怎么能长肉呢？”他厌恶地指了指杂草丛生的田野、零零落落的草地，“上次那些邻居简直就是垃圾，



什么活儿也不干，什么东西都不种，什么都不打理，一切都毁了。谢天谢地这些讨厌鬼总算走了，走得好，走得妙。新邻居要来啦，来得正是时候。”

“这正是我想要请教你的事，”兔爸爸说，“我听到一些关于新邻居可能会搬来的传闻，想请问你有没有关于此事的确切消息。这个对我们所有街坊邻里都是最好不过的传闻是确有其事呢，还是仅仅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道听途说，什么道听途说？”波奇有一点点迷糊。他挠了挠耳朵，啐了口唾沫，一五一十地把知道的都说了出来：“好吧，就让我来告诉你。我听说两三天前那个搞房地产的和另外几个人去了大房子，里里外外兜了好几圈儿。我听说那个木匠毕稀奇昨天也到了这儿，在屋顶上、工具房里、厨房里，东戳戳，西碰碰，手指头在一张小纸片上比画来比画去。我还听说那个泥水匠卢克石今天也来了，在老旧的石墙上、快要倒塌的楼梯上左踢踢，右摸摸，也用手指头比画来比画去。我还听说，嗯，更重要的是——”波奇缩了缩身子，爪子猛击地面，“更重要的是，我听说蒂姆·麦克格拉斯——你知道的，就是住在岔路口小木屋整天犁地种菜的家伙——我听说今天下午他也来了，前前后后看了一遍以前那个菜园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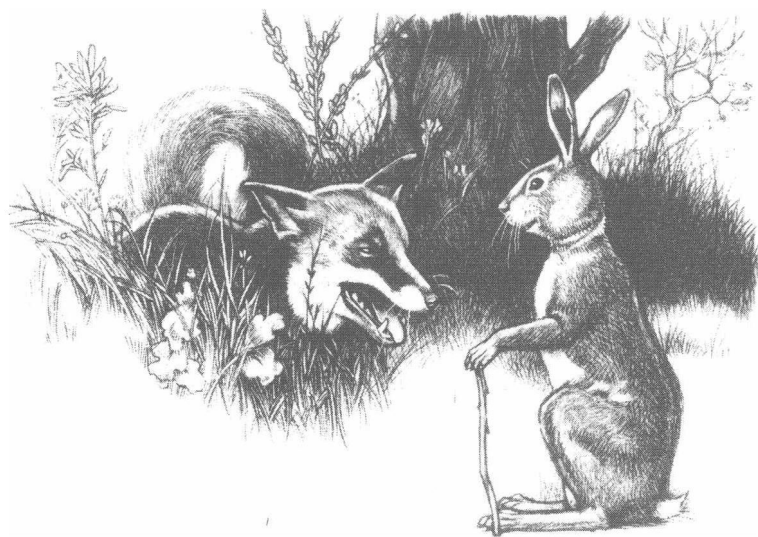
草坪，还有北边的田地，他也一样比画来比画去的。好了，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兔爸爸回答，“一切听起来都像是好兆头。毋庸置疑，新邻居要搬来了，所有迹象表明他们是热爱耕耘的庄稼人。我们终于可以和热爱耕耘的好人家好好相处了。啊，一片肯塔基蓝草的美好田园……”兔爸爸是多年以前从肯塔基州搬来的，常常把“肯塔基蓝草”挂在嘴边，已经让人有点听厌了。

“肯塔基蓝草在这儿肯定长不好，”波奇打断兔爸爸，“这儿是康涅狄格州，肯塔基州的蓝草怎么能长得好。只要田里长满三叶草和猫尾草我就知足了。三叶草、猫尾草，或者其他好吃的草，还有一个菜园子。”一想到这个，波奇就变得泪汪汪的，“现在，一些甜菜叶或者几颗青豆、一口马鞭草就够……”他忽然回到稀疏的草堆里痛哭起来。

兔爸爸继续踱着方步，心情愉快多了。过去几年，日子确实非常艰难。他们的很多朋友抛弃了兔子山，所有孩子成家后都在别处安了窝。兔妈妈看起来苍白憔悴，一天比一天操心。大房子里的新邻居可能会让兔子山重拾昔日好时光。

“晚上好，先生，祝您好运。”灰狐狸有礼貌地向兔爸爸问



好，“我听说，新邻居要来了。”

“也祝您晚上好，先生，”兔爸爸回答，“所有迹象都预示着这件令人高兴的大喜事。”

“我得谢谢您，”狐狸又说，“谢谢您昨天早上帮我赶跑那些狗。那时候我状态不好，没办法对付他们。你瞧，我得大老远跑到维斯顿才能抓只母鸡回家。最近，这里的剩菜剩饭少得可怜。来回八英里路呢。那只老母鸡是个倔骨头，重得要命，那些疯狗向我扑来时，我已经累得没力气了。您对付他们真有一套，真有一套。我由衷地感谢您。”

“不用谢，小伙子，不用谢。小事一桩，不值一提。”兔爸爸回答，“和猎犬赛跑让我乐此不疲。你知道，这可是从小锻炼出来的，话说在蓝草村的时候……”

“嗯，了解。”狐狸急忙打断兔爸爸，“您是怎么对付他们的？”

“哦，只不过带他们到山谷里玩玩，穿过了一片石南丛，让他们撞上了吉姆·科里的电网。那些狗都是些蠢东西。”

“那几乎算不上什么运动，非常低级的游戏。肯塔基蓝草村的猎犬才是真正的纯种狗。我记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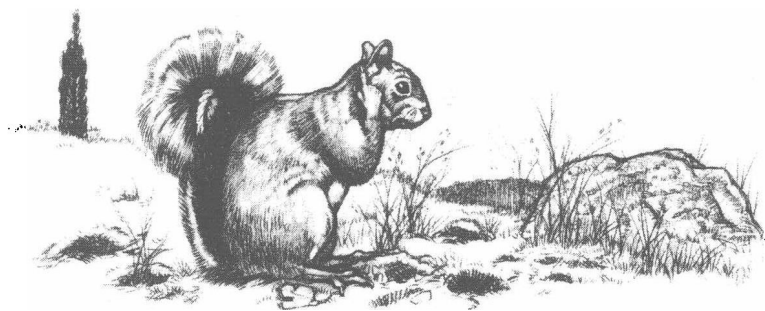
“嗯，了解。”狐狸钻进灌木丛，与丛林融为一体，“尽管如此，还是要谢谢您。”

灰松鼠正在绝望地挖地。他从来记不清自己把松果藏在哪儿了，虽然去年秋天几乎没什么东西可藏。

“晚上好，先生，祝您好运。”兔爸爸向松鼠问好，“我想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好运气。”兔爸爸打量着一个个被松鼠挖出来的空洞，“老兄，我不得不说你的记性真是大不如前喽。”

“哎，我这记性从来就没好过。”松鼠叹了口气，“从来记不得把东西放哪儿了。”他停下来休息一下，俯瞰整座山谷，“不过，我可以清晰地回想起其他事情。你还记得兔子山从





前的好日子吗？那时候我们的好邻居还在呢。还记得孩子们帮我们修剪的圣诞树吗？就是那边那棵云杉，那时候它还没长那么高。圣诞树上挂满了小灯，还有胡萝卜、卷心菜叶子，还有你们喜欢吃的芹菜、鸟儿们爱吃的种子和羊脂（连我也蘸来吃过呢），还有松果和各种各样的坚果，全都漂漂亮亮地挂在树枝上，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兔爸爸回答，“我相信这些美好回忆都被我们每个人深深地珍藏在心底。但愿新邻居的到来从某种程度上能让我们重温昔日好时光。”

“新邻居要来了？”松鼠急忙问兔爸爸。

“传闻是这么说的。最新动向也表明有这种可能性。”

“太棒了，”松鼠干劲十足地继续挖掘，“我还没听说呢，